

賽珍珠自傳(四)

賽珍珠著
郭功雋摘譯

我的多元世界

選擇學校一番折衷

一九一〇年九月，我帶着比實際年歲老練而凝重得多的心情返回美國。我們在英國停留得太久，以至回來以後沒有充裕的休憩，逕直投奔學院所在的地方。本來我希望上麻州衛乃斯萊女子學院而且已經參加過入學考試，但是我家南方的親戚，依然受南北戰爭的蒂芥所干擾寫信給雙親表示他們反對的意見。父母於是做了折衷的決定，既不到北方也不去我抗拒的南方寄宿學校，而是選擇了位於南方的維京尼亞州林蚩堡藍馬孔女子學院。(Randolph-Macon Woman's College)

母親贊成我讀藍馬孔女大，因為該校的教育計畫和培育一個男生者並無不同。我必須體認，母親和父親成婚三十多年已經塑成完美的賢妻良母型。父親一言一行無不以聖經中的先聖先賢為典範。他最喜愛嚴格遵照聖徒保羅的做為。保羅說過，一如耶穌是教會的首腦，丈夫是妻子的首腦。吾母具有剛毅、熱忱的秉性，吾父常常穩健有如一座紀念碑。不止一次每每是紀念碑獲勝。父親是一家之主，雖然母親有時對他挑戰，他的

地位仍屹立無恙。母親爲了開支方便，一再爭取在銀行開一個夫婦聯合帳戶，必要時自己一樣可以支付。父親總是拒絕說：「呵，嘉莉，不要那樣想。」多年來的挫折感並未使她服輸，母親下了決心要使她的女兒比未來丈夫享有一切可能的優勢。因此她對於讓我接受和男孩一樣的大學教育非常欣慰。

來到維京尼亞州林蚩堡，我發現藍馬孔學院是一些紅磚校舍組成，看來嶄新而粗糙，因爲我已見過東方許多最有文化氣息的建設。中國的風景線更蘊藏着最精美的外貌。現在這些校舍中並無若何精品可以炫耀，一應設備也只算起碼合格而已。以後若干年當我返校重遊時，也偶爾發現校園內綠草如茵，處處爲傳統所滋潤。當我就讀時，感覺它有如不毛之地。我穿越寬大的正廳只有一條厚如牛皮的棕色氈墊連貫中央。

可是其他的承諾確實能一一辦到。我們有很好的師資，課程表排出的課目無法暗示受教者是一羣少女而非少男。我們沒有家政學、縫紉術、烹調術等課業，我們接受硬性的思維磨練，並無軟性的家政技術。不問是否歡喜，我們必須攻讀

數學和拉丁文，而且教的很嚴。

每年學生代表會總是向當局請願，要求添設家政技藝，因爲當時學生們自知總是要成家庭主婦的，然而教授團每年都拒絕此項要求，理論是每一位受過高等教育的女性都會自己讀一本烹調術書本或閱讀剪縫的雜誌，我也認爲這個理論很對。需受教育的是頭腦，頭腦可以教導四肢，我對母校的教育宗旨至今引以爲榮，因爲最近我發現後期學妹每年仍籲請增添家政課目，而教授團仍然拒絕如故。

父母返華以校作家

我只記得一點點當年的校園生活，於此我不覺爲之汗顏，這只能怪我自己，怨不得別人。因爲我的私人情境限制了我的生活。把我安頓好入學之後，雙親旋即連袂返回中國，以後四年我變成無家可歸的孤女。

因此我變成了以校作家的人，活動以校區爲限。誠然，我已結婚的哥哥也住在同一城鎮，由於是有問題的結合，他家正蒙着一層陰影，我也不大甘願上門。讀大三那年我忍受了最大的犧

牲，因為哥哥要去有一段路程的城市上班，又不願離開他的孩子，他請我住到他家，不要在學校寄宿。我們兄妹感情至為深厚，又最互相瞭解，我喜歡他的兩個小孩子，於是我答應他的要求。那一年真够艱苦的。對我言且有悲劇性，因為我第一次窺探到一對出生、背景與教育迥異的夫妻，如何在日常生活中積不相容變為怨偶。可嘆我自己未能從中記取教訓，若干年後，我也犯了同樣的過錯。

於此時這談婚姻為時嫌早。當我追憶那一段遙遠的四年大學生活時，我看成是一段經驗，由我的多元世界逐步加以分割。我從小在亞洲長大，對新大陸那邊我的同學們既然毫無認識也一點不感興趣。這件事使我被視奇特，不客氣者就當我是古怪。無需多久我就受到她們冷漠的待遇。帶着不屈不撓的倔強性格，我發覺除了自己設法改善，我恐怕會有四年孤獨、無助的淒涼日子要受。我是從素來講究人緣的中華美地長大的，現在遭遇的是殘酷的美國少女們的漠視，她們只有對美國少男有好感。

我花費幾週工夫琢磨如何使自己適應這種完全個人主義的新文化。我決定使我的中外世界分家。我必須學習美國女孩喜歡談論的事物，諸如男孩子、舞會、校園姐妹會等等。我必須學她們榜樣，同時更要緊的是，我必須藏在內心深處保存一個無法躲避的異端的想法。

收起中國絲綢衣衫

經過沉思，我決意儘可能投入我的大學世界

，爭取有限獎賞的得獎榮譽，更重要的是，享受一切校園活動。第一件必需品莫過於穿着美式衣裳。於是我把母親為我準備的中國絲綢與夏布女衫收藏起來。那都是我中國裁縫師傅精心製作的。他熱心的仿做，以為能和美國時裝雜誌上的樣品媲美。不久我發現它們跟同學所穿差異極多。差別不在衣料的質地和滾邊、抽紗技巧，而在袖子的拼接和裙子的長度。

我買了幾件美國女裝，把髮型向上梳捲，仍然打了辮子用緞帶繫好，我放棄中國手工製作的皮鞋改穿美製鞋子。外表上我已全部美國化，我學會說俚語，用感嘆詞。大一學年結束時我已和同班同年齡的女孩打成一片。因而我參與了我的新世界。

儘管無家可歸感到非常的寂寞，我在校園中仍相當愉快。每逢假期我就陷於窘境。我覺得必須去兄嫂的住所一趟，除了接觸小甜甜的侄兒們，總感受一種無法逃脫的陰影。漫長的暑假最難打發，第一年我是藉着去舅舅、伯伯、表兄弟處認親挨過去的。他們很友善，却比我認識的任何家庭顯得更遙遠。

我鍾愛當地的田野，阿列京尼山脈在外祖宅邸的背後高聳着，有如舞臺的遠景，可是我感覺還是難以跟我的美國親戚溝通思想。他們已滲透了自己的生活圈裏，很是自然的，而我雖想分享，又覺出格格不入，我們時常要做的瑣事，午後造訪，參與零星家務事，瑣碎而乏味。閒話家常雖亦活潑，未免失之地方化。我早已習慣世界為家，談天下事，如以小鎮為談資中心便覺得

難堪。我還得學習享受小圈子的事物，當作閱讀一大家族傳奇或欣賞一齣話劇，我果然看見近距離的劇中人物。

一家之長的外祖父斯際已告謝世，由我大舅父出來當家。大舅為人和藹可親，黑眸子，黑頭髮，和我母系的長輩相同。許多舅舅和舅父在身材結構上很與母親相似，因此我也喜歡親近他們。但是他們又與吾母全然不同，有時我可以聽出他們對吾母的不滿，只因她離家獨自遠在天涯——而且又當了傳道人。外祖家從未出過教士，他們也許不會原諒吾母獨行其是，跟他們大不相同。

對其他國家不關心

每逢星期天我就上白色尖塔的長老教會堂，父親的長兄是那裏的牧師。我總是循規蹈矩，盡量學別人的樣子，漸漸地我愛上了我的國家。水質是如此淨潔，我隨時可以生飲不必要先燒成開水。赤痢與霍亂絕跡使人能任意從樹上摘一顆蘋果放心的連皮帶肉吃個痛快。浴室有足夠的水供人淋浴，舉目望去四野遼闊，田間良疇與草地併存，到秋季楓葉使森林穿着耀眼的彩衣，這一切都使我陶醉。

有一點我一直無法理解，那就是美國人似乎對其他國家與人民顯然漠不關心。記得我校的同班從來沒有人詢問我中國的事務，那兒人們吃什麼，依靠甚麼生活，或者中國是否與美國相似。就記憶所及，從未有人問過我有關全球另一半的深厚人情味。外祖家中人當然更沒有人問過我一句話。多年之後我記得吾父在中國傳道五十年後

返國，回老家最後一次探視看望族人。他是帶着創痛的心情回家的，因為族人沒一位問過任何問題，關乎他奉獻了一生的中國人。

三十年後我回美國定居，我發現同樣的冷漠與缺乏好奇心，今天我回美國已安居二十年，住在很愉快的社區，可以媲美任何地方，我不得不坦承美國人在日常生活中對亞洲生活方式仍然興趣缺缺。農民從不詢問我中國老圃如何種莊稼，收穫那些作物。醫生也沒有人問我有關價值連城的中醫知識。家庭主婦沒有人問過我中國婦女如何做家務事。美國少男少女從來沒問過我中國年輕人如何生活。

對其他民族漠視無視或許不關緊要，若非美國當時正立於歷史的轉捩點，這種對別人不感興趣至多限制了心靈享樂的範疇而已。正因爲我們不瞭解別人，特別是亞洲各民族，以至一再失去影響力終致造成災禍性的後果。我恐怕現在來補救，爲時已晚。不過我希望還有最後的機會。只是我納悶美國人漠不關心的習性能在十年甚或三十年內會徹底扭轉過來。須知「江山易改，本性難移」，是放諸四海皆準的箴言。

很久以前讀大學時，我就沉思過同學們這種習性，甚至偶爾我拜訪同學的家園也從她們父母得到類似的冷漠反映。那時我年輕，我把可能後果與危險置諸腦後，只管自我享樂做一個愉快的大學生。大二時，我羽毛漸豐可以恣意參加小組學習活動，不過對各種運動項目一直沒有興趣。也許天生缺乏競賽的本能，也許從小在中國未曾培養比賽的習慣。他們誰贏甚麼項目，我一點也

不關心，因此我也不會在運動場上出過鋒頭。

英文不及格的謠言

對於不欣賞的學科如數學、拉丁文、物理，我不願多費腦筋，把節餘的時間常埋首圖書館中瀏覽與閱讀一直想看而一直得不到手的書。我不分季節辛勤、亢奮、貪心地看書，這樣下來課業成績普降自屬意料中事。那時我不擬競爭的本性使我不願跟同學爭高下。等到我爭分數時，事出偶然。若干年後我回母校作客，當時「新鮮人」班上散佈流言說我有一學期「英文」不及格。實情並非如此，可是我見到她們信以爲真有多慰藉時，也就無意打破她們的幻覺了。我英文及格與否，對我的以後又有多大關係呢？

讀到大三我已全盤美國化，我被選爲班長，而且我認真地自己表現俾不愧爲一班之長。那是在大學的黃金歲月，我深以爲榮。我獲得一些獎勵，名目爲何已經忘記。當時我手頭拮据，想弄點外快派用場，於是鼓起勇氣參加當年學校最佳小說與詩頁比賽，竟然一箭雙鵰的得了雙料冠軍。我不在乎由此而來的獎狀榮譽，附贈的現金對我言不無小補。我提出的小說和詩並非傑作，在我記憶中都不算好。使我吃驚而且感到創痛的倒是，在接受同學祝賀聲中我聽到怨言，「怎末一個人囊括兩項最佳獎？」我的反應是，出於評審老師的裁決，我又夫復何言？

在大四學年我憶不出任何令人賞心悅目的往事。那一年我住在哥哥家，心中分擔兄長的一個秘密：他已決心與嫂子離婚。他要我致信雙親代

爲稟告，我照他要求做了。引起父母極大的震撼與恐慌以致哥哥把離異的事往後牽延了好幾年，雙親兩邊家人都很保守，族史中從無此離記錄。雙親更覺得不可想像，他們的兒子竟然犯下如此罪行。吾母回我的信上淚痕斑斑，顯然她傷心而落淚，她自責不該使吾兄年方十五歲就送他回美國。

我跟兄長秘密商議很久，決定爲了雙親他最好把離異的事延後再說。符合他的決定哥哥果然只跟嫂子分居，隔些時去探視孩子們直到雙親先後作古多年以後，他才辦妥離婚手續。我的手足發生家庭危機對我是二孤立的經驗，因爲大四那年，使我無法接觸到正常的和睦家庭，雖然我體認到人性的差異和艱難與敏感的夫婦關係。

畢業後打算作助教

於是我順利大學畢業，參加領取學士證書的漫長行列，唯一不悅的是在座的親長當中我父母不在場。那時我早已習慣這一類孤獨感。總結起來，我對於大學四年學的太少深爲驚駭。當然這只能責怪自己。在學院就讀並非我的生命主流，我只會享有一種偶然的經驗。我企圖變爲典型美國女孩，在校園生活結束之後又要面臨不確定。我再次面對兩個等待抉擇的世界。留在國內永久美國化或是回到在中國的家？

驅歌既唱，同學們忙着收拾行李，互道珍重再見。我却沉思於如何抉擇，我知道自己願意留下來。我已心儀自己的國家，因爲我知道在學院圍牆外面是我一無所知的廣大祖國。我必須勤勞賺錢自謀生計，這不成問題，我頗有自立的信心

。有幾處教職可供我選擇，包括留校任助教，我主修的心理學門教授有意用我。大四時我就幫他改大一新人的報告和試卷。可是良心却趨使我回到雙親的身邊。我不想當傳道人，因為我有自知之明，不是宣道或慫恿別人改變宗教的材料。過了這些年我見識的這一事業已經够多。何況精神上我並無自覺我的宗教必然能勝過其他的宗教。我認識很多好人，並非基督徒，正如父親嘗言，改信基督的人都是好人，好的佛教徒，好的回教徒，好的道教徒在他們改信耶穌以前本來都是善良的人。

由於母病再去中國

有一天我接到父親手示，告訴我親愛的母親得了「鵝口瘡」。這是一種在當時醫生不會治，也不懂如何對待的熱帶惡疾。而且它會慢慢折磨病人致死，它奪走病患的紅血球，最後使病人因貧血而回天乏術。

接奉家書之後我立即下定決心。我致函長老教會的海外差遣理事會——雙親就是該會派遣的——籲請准許我以教師名義派往中國工作，同時我整理好行囊、衣物，只要接到派遣差令立時可以上船遠渡太平洋。我並未把申請返華工作視為永久性質，只希望工作到母親的健康完全痊癒為止，若是她不能好轉，那就等到……我是難以面對那種局面的。

我剛接到遣差令，旋即又收到理事會一封信，說是由於歐洲戰雲密布所以海外遣差令一律暫時延期生效，一直等到美國參與歐洲事務的程度

確切判明以後才另定行止。我們學院過着離羣獨居的校園生活於此可以得一證明，我們接獲理事會這樣一封信時，師生的反應猶如感受到一陣暴風雨中的閃電。我們學過歐洲歷史，我們的研究並未知曉威廉凱撒皇帝治下的德國人民已在努力於稱霸歐洲大業。我們歷史教授曾提及這一可能性，那是陳年的事跡，我們沒有人認定這是迫在眼前的大事。此事尤其使我震驚，因為我認為東方與西方無法規避的衝突或已引發了導火線。可能是一場長期的大戰。但是我安慰自己，巴爾幹半島小城一位無人注意的公爵被謀殺不會掀起世界戰爭。我却不理解在那件小事件下方埋藏了左一層右一層炸藥。事件本身並無意義，却因而爆發人類所殺的火種，全球各地戰火竟然相繼點燃掀起了第一次世界大戰。

那時我只能把事態的影響電告雙親。於是我們鬆開已經打好的行囊，只得就地安頓下來。我接受在學校任助教的工作，那是最容易做的事，同時我表明態度只要情勢允許，我隨時願意辭職回家去侍奉患病中的母親。於是我開始教來自全國各地加入大一唸心理學的女生。我不再是華華學子，我已為人師表。只因我年紀很輕，最好我眼睛長在頭頂上，跟學生保持一段距離。

那年十一月吾母病勢惡化，我坐立不安，內心受到壓力日益巨大。雖然戰爭的陰影越來越沉重，我終於說服長老會理事會准許派遣我回家省親。一位同班好友慨然接替我的助教席位，我這才順利就道，踏上橫渡太平洋回到我最熟悉國家的旅程。其實在我離開的四年，中國已經改變很

多。

四年校園生活我沒有講過一句中國話。學校雖有唯一上海來的中國女生，她不會國語，我又不會講上海方言。我把中國話當第一故鄉語言，在大學四年我只講英文，那算我的第二語言。其實潛移默化之中我已為維京尼亞的軟語所同化。我記得在船上有位美國青年糾正我發音，我把「CHINA」唸成「Chahna」。

他是個循規蹈矩的年輕人，此行為了去菲律賓美孚石油公司任職。在船上度過的那一段閑散的日子，他成爲我接受美國教育的對象。過去只在偶爾場合我跟美國男士有審慎的往來，但他與衆不同。在途中我們逕行決定，我們在旅途這一段友情到上海分手後就不再繼續，後來果然如此。我記不得如何達成如此嚴峻的決定的，因為我們並沒有過分認真的交往。我想或因他跟我公司簽約在身，在我這方面我當時決定在母親的病體沒有適當安頓以前自己決不委身於人。當黃浦江混濁的黃色水流滲進碧藍的海水時，這一段船上友情就嗒然中止。

當外灘碼頭歡迎人羣中出現吾父高大身形和妹妹嬌小的輪廓時，我開始接納現實的挑戰。母親沒有來上海，就够我心情大受打擊了。她因病魔纏身沒能來碼頭，希望在鎮江火車站接我。

對親情的兩種看法

如今我讀過許多警語，反對雙親與子女間建立過分濃厚的親情。我確信這種警告言過其實。親情是應該深遠的，他們應該心連心。如果子女沒

學會全心熱愛父母，我認爲他就不懂如何健全的熱愛任何別人。不懂愛意味着喪失生活的真諦與實踐。我在不同時地以不同方式熱愛我的父母。

幼兒時我全心愛吾母，只有一點點關心父親。十一歲那年我甚至口邊掛着恨爸爸的話。母親斥責我一句，也沒有別的處罰。父親裝做沒有聽見，默不出聲。我並不覺得自疚，直到再大些我仍時時憎恨父親。真正長大成人我才懂得感謝吾父。他老人家七十到八十歲時，我崇拜他，感覺他歡欣、可愛、熱忱、可人。他有自知之明，使我們父女間充滿友愛氣氛。直到我們都一把年紀才互相了解，這不是他的也不是我的錯。他未能懂得早一些進入我的世界，我不懂如何跟他走。我們相依爲命日臻成熟，真高興他享長壽得以娛其晚年。

我對母親的愛另當別論，它生根於我骨肉與血液中。她每一處疼痛我會有共鳴。我曉得她何時受傷，她又容易受傷，以致晚年她總猜疑別人存心傷害她，我不相信，時常開導於她，我也埋怨那些莫名其妙就傷害吾母的人。我深望吾母過最快樂的日子。年歲日長她思鄉日甚，她懷念從小就離別的故鄉。她已無法重回故鄉，因爲不能離開父親，更不能拖着病體和衰弱的心臟遠渡重洋。

賽姑娘你回來了呀

等到在鎮江火車站與吾母重逢，我才親見她多麼羸弱。她佇立月臺，不是記憶中強健、直豎的身材，我見到的是位矮小的太太，嘴唇唇堅挺，

黑色眸子透澈有神，白髮滿頭有如皇冠。她像平常一樣穿一件油污的女衫。她萎縮又渺小，我跑過去可以雙手舉起她來。

我哭着叫道，「媽呀！你多麼小呀！」她高興地笑着說，「女兒，你多麼高大！」我因母親的羸弱而內心戰慄，我忍着眼淚不要哭出來。母親早已看在我眼裏，她拉我轉身和歡迎我的人羣見面。許多中國女友，我英國同學盎格麗及其家人，幾位美國傳道人，家中的僕役和四鄰統統來了。多麼令人開心的返家重聚。他們一擁而上都想親近我，有人牽我的手，有人致歡迎詞，有人獻花，有人送小禮物，包括整盒中式點心和芝麻小餅。

那個十一月下旬的午後，天氣溫和，人人與致沖沖。我們擠在一塊兒不忍離散，也方便我向大家講話。月臺上其他旅人也擠在四周看熱鬧，注視我們的舉動。

隔了四年，我又回到家裏。原來住的院子已經辦了一處男童學校，老的平房撤除了改建成兩層樓的宿舍。父母已經遷居到另一處山上住進新蓋的傳道人住所。可是山谷和附近的山區仍舊是老地方。我們走過的土路，似曾相識。在田間做活的農民看見是我回來了，連忙放下鋤頭跑過來跟我寒暄。他們的妻子兒女也從附近農舍裏出來向我打招呼。

他們大聲嚷道，「賽姑娘，你回來啦！那真好——那真好。」

我們回到新家，雖然我很陌生，可是母親早已把樓上最好的一間臥房爲我預備好了。推窗外

望可以俯瞰綠色山谷，河流在遠蜿蜒而過。我看得出來屋內陳設很簡單：只有最普通的幾件傢具，地板上沒有地毯，可是書桌上晚開的玫瑰花束已插在瓶裏，有一張梳粧桌放在一邊。母親也爲我備好了白色的窗簾布。我原來用的寢具已經鋪好在床上，甚至牆壁內凹的書架上還矗立着我小時讀過的兒童讀物。真高興我又回到家裏。

母女長談相擁大哭

是夜吾母跟我有一番長談。我請求她講講自己，告訴我鵝口瘡怎麼開始的，而後如何糾纏着她未能痊可。她不大情願地露出受創的口腔給我看看，疼痛而且赤紅。她告訴我這種惡疾有如突然發生的菌狀腫，逐漸脹大，慢慢破壞口腔、喉部和食道的粘液膜，因此講話太多或者嚥吞食物都會感覺痛苦。她只能吃最少刺激的流質食物。可憐她一直瞞着我，沒有寫信告訴我實情！

我以兩臂摟住母親不禁放聲大哭，她安慰我說，現在大女兒已回來，她打算拿出所有精力跟疾病奮鬥。我擦乾眼淚，發誓盡一切能力服侍她，真高興我拿定主意回到母親身邊，我確信我決心離開美國來陪母親是對的。我並未選擇回中國，我回來是爲服侍和拯救吾母的性命。

訂閱「時代文摘」，「中外雜誌」請撥電話七〇七

二四八〇。